

喀尔巴阡古堡

〔法〕儒勒·凡尔纳 著

科学普及出版社



喀 尔 巴 阡 古 堡

[法]儒勒·凡尔纳 著

李宝源 王正瞳 译

科 学 普 及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法国著名科学幻想小说作家儒勒·凡尔纳的《喀尔巴阡古堡》一书，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科学幻想小说。全书约15万字，图36幅。

作者以他那惊人的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艺术构思，撰写了这部小说，书中描写的古堡，是一个既神秘又恐怖的城堡，于此，曾一度出现的神奇莫测的奇异现象——冉冉升起于塔楼之上的袅袅青烟、刹那间夜空被映得火红的奇光和来自古堡的震撼大地的轰隆巨响……古堡附近的居民以此为妖鬼作怪，从而惊恐万状，背井离乡。作者又以他那生动的笔触，深刻细腻地刻画了足智多谋、勇于探险的弗朗兹这一传奇式的人物，不畏艰险打入迷宫，为村民斩妖除怪。通过对古堡的探索向读者揭示了古堡的奥秘。在书中，读者将会看到，那时在凡尔纳的笔下已经有了能收能放的“录音机”，同时，为后来录象的研制，作者也给了我们有趣的启示。本书适合于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。

LE CHATEAU DES CARPATHES

Jules Verne

Bibliothèque d'Education et
de Récréation 3 trimestre

1978

* 喀 尔 巴 阡 古 堡

[法] 儒勒·凡尔纳 著

李宝源 王正瞳 译

责任编辑：李宝荣

封面设计：王序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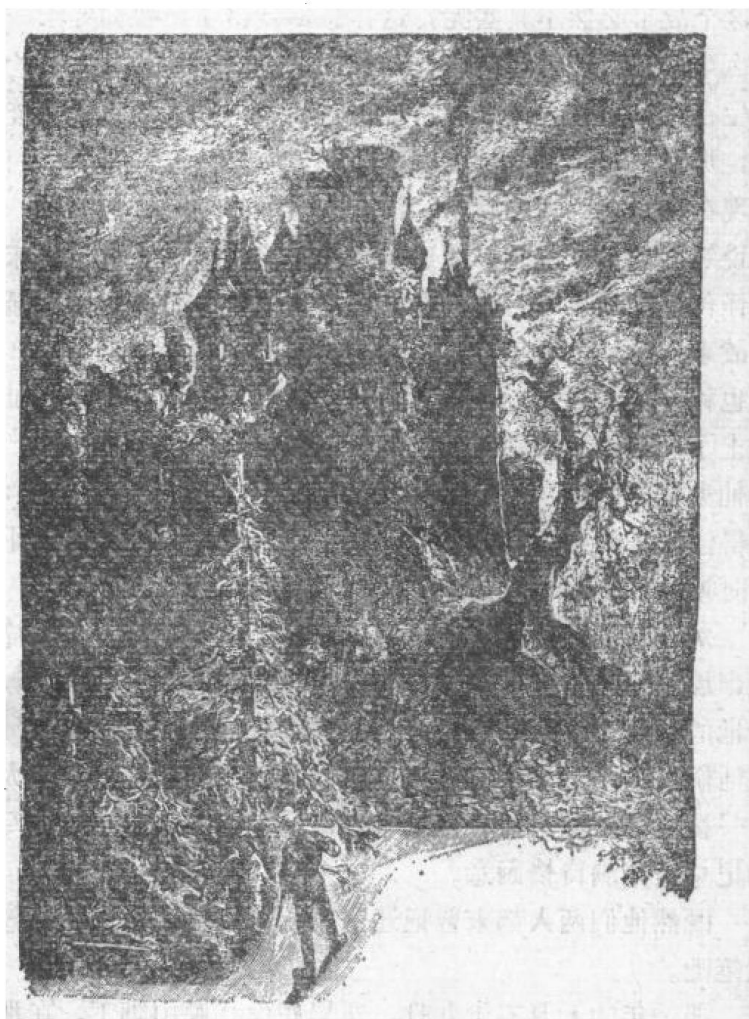
*
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(北京白石桥紫竹院公园内)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*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6 1/2 字数：145千字

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1,000册 定价：0.56元

统一书号：10051·1011 本社书号：0281



第 一 章

这个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，然而它决非是荒诞的杜撰。诚然，书中描述的不是真人真事，可是能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，

说这个故事必然不真实呢？这样想那就错了。我们处于一个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时代；我们甚至有理由说，一切均已发生在这个时代。倘若故事中讲述的事情今天还不大可能发生，那么，由于科学的昌盛，在明天它必将成为事实。科学是现在和未来巨大的财富，没有人会轻率地把本故事同一般传说等同起来。况且，在这重实践、讲实效的十九世纪末，神怪传说已不再时行了。在布列塔尼已再也听不到凶恶矮妖的故事；苏格兰也不再是适于小精灵和地精生长的土壤；挪威也称不上是阿则、厄尔弗、西尔弗以及瓦尔甚里诸神仙的故土了。在特兰西瓦尼亚，尽管喀尔巴阡山的幽秘易于产生神仙鬼怪的臆说，这新的传说故事编得也不多了。不过，您还得注意，时至今日，特兰西瓦尼亚这个地方的人，对于远古时期的种种迷信，仍然是笃信不移的。

对欧洲这些边远省份，德瑞朗多先生曾在其著作中描述过，埃利塞·雷克吕斯也曾游历过。两个人对于本小说赖以问世的这段奇事只字未提。他们了解这段历史吗？或许了解，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实有其事。但非常遗憾的是他们两人都有一枝生花妙笔，前者象编年史家一样记载精确，后者写的游记总是充满诗情画意。

既然他们两人都未曾记述这段故事，我不妨一试，勉为代笔吧。

那一年的五月二十九日，在累底埃扎脱山脚下，在那绿草如茵的高地边缘，一位牧羊人看守着羊群；山下肥沃的峡谷里，生长着枝干修直的树木和茂盛的庄稼。一到冬天，凛冽的西北风毫无顾忌地掠过没有遮挡的高原，象刮脸刀一样将大地刮得干干净净。据说，当地人即使蓄髯，通常也只留一簇短小的胡子茬。

这个牧羊人既不着古希腊阿尔卡迪人的装束，举止中又缺少牧歌式的风采。他既非情种，也不是才子。在他那穿着粗笨木底鞋的脚下流过的虽然不是利尼翁河^①，而是瓦拉几亚公国境内的希尔河，可是这条河河水清澈，极富诗情画意。要是有人把这景色写进令人迴肠荡气的田园小说《阿斯特莱》^②之中，其意境也会是恰如其分的。

这个魏尔斯特村的粗俗牧人名叫弗里克。他和他的牲畜一样邋遢；他的住处在村子边上，既肮脏，又潮湿；羊群和猪群挤在一起，其臭无比，实在恶心死人。的确，“其臭无比”这句老话用来形容这一带乡间的牲口圈，那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
羊群驯服地吃着草；弗里克躺在一个绿草覆盖的小岗子上，似睡非睡，只用一只眼眇目注视着羊群，嘴里还衔着一只大烟斗。看到有的羊离群而去，他就向猎狗吹哨示意，或吹一下在山峦里四处回响的牛角号。

此刻是午后四点。太阳已经西斜，把东边几座山峰的顶端照亮，而山脚下依然云遮雾障。夕阳斜照进西南侧两道山梁间，宛如从半开的门缝中透进来的一束光带。

这条山脉位于克劳桑堡县(又名克罗斯瓦尔县)的腹地，是特兰西瓦尼亚最荒凉的一部分。

特兰西瓦尼亚真是奥地利帝国一个奇特的地区。它北靠匈牙利、南抵瓦拉几亚、西邻摩尔达维亚、在匈牙利文里称作“埃尔德利”，意即“森林之乡”。

特兰西瓦尼亚方圆六万平方公里，即六百万公顷，相当

① 利尼翁河在法国境内。——译者注

② 写于十七世纪的一部法国小说，叙述青年赛拉东与少女阿斯特莱的恋爱，描写极为细腻。其故事就发生在利尼翁河畔。——译者注

于法国面积的九分之一，有点象瑞士，但面积比瑞士大一半，人口却不比瑞士多。

特兰西瓦尼亚拥有宜于耕作的高原以及茂盛的草原，那儿的河谷曲折幽深，那儿的山峰重峦叠嶂。由火成岩构成的喀尔巴阡山支脉纵横，布满全境；河流也很多，都汇入蒂萨河和优美的多瑙河；在它南面数十公里之处，著名的“铁门”锁住了匈牙利和奥托曼帝国边界上的巴尔干山口。

这就是在公元一世纪波特拉扬所征服的达契亚国旧地。达契亚国在让·扎波利及其继承者统治下一直享有独立，直到公元1699年利奥波德一世将其并入奥地利版图。但是不管其政体如何，不同种族——瓦拉几亚人（或称罗马尼亚人），匈牙利人，茨冈人以及来自摩尔达瓦的泽克莱尔人——都把这里当作他们共居之地。这些民族虽然杂居一地，却没有相互同化。只有撒克逊人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环境的转换，最终“匈牙利化”了，这对特兰西瓦尼亚的统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
牧羊人弗里克属于哪个种族呢？他是不是古代达契亚人退化了的后裔呢？他蓬头垢面，胡子扎煞，两道浓眉宛如两把淡红色的毛刷子，眼珠是淡蓝色的，湿乎乎的眼窝外有一圈老年人的皱纹。从弗里克的这些特征来看，很难说出他属于哪个民族。他六十五岁。——看上去也是年貌相当的，高个子，人长得精瘦，腰板挺直，胸口上的毛比他那件黄皮外套的毛还密。他头戴一顶麦杆编的草帽，整个身子靠在饰有乌鸦嘴的牧羊棍上，一动不动，俨然象一尊石雕。这时候，要是有个画家看见，准会抓住良机，把他的侧影画下来。

夕阳从西面的山口照过来，弗里克就回过头去，手搭凉棚仔细环顾。这是他的惯常姿势，当他向这边喊话时，他也是这样用手指作成喇叭筒放在嘴上。

一座城堡呈现在千米之外的蓝天一角下，不过因间隔远而显得不是那么高大。这座古堡耸立在奥尔加勒高地离浮尔康山口不远的一座圆形山头上。强光照射下，城堡轮廓格外分明，线条清晰，立体感强。牧羊人凝神注视，他要想辨别清楚这个远方建筑物上细小的装饰物，那该要有多强的视力啊！

猛然间，牧羊人摇着头，情不自禁地喊道：

“古堡！……古堡！……别看你大模大样地蹲在山岗上，那有什么用！……瞧！你那棵山毛榉就剩下三个杈了，再过三个年头你就要完了！”

这株山毛榉长在城堡里一个堡垒顶上，它黑色的剪影衬托在远方的天幕上。隔这么远，除了弗里克，谁也看不清楚。至于如何理解牧羊人刚才那一番话，鉴于这里面牵涉到一段关于城堡的传闻，笔者当选择适当时机加以解释的。

“没错儿，”牧羊人重复道，“就剩三个枝子了，……昨天还有四个呢！夜间又掉了一个……我数了数，只剩三个枝子了……只有三个年头了，古堡啊……只有三个年头了！”

当人们把一个牧羊人理想化时，就容易将他当作富于幻想并爱好静观沉思的人，似乎他常常与星辰交谈；似乎他能领悟上苍的旨意。其实，一般来说，牧羊人都是愚昧无知孤陋寡闻的大老粗。然而众人的轻信却轻而易举地赋予牧人以超人的本事：他通晓巫术，并能够随心所欲地为人祝福或把灾祸加在人畜身上——这对他来说是一样地简单；他出售无害的扑粉，大家还向他买春药和各种灵验的药方。人们寻思，他既然如此神通广大，有朝一日他会不会投魔石把禾田变成不毛之地呢？他会不会只用左眼随意一瞥就使母羊不生羔呢？这种迷信思想是世界各地历来就有的。即使在最开化的村落，



图 2 弗里克把羊群集合起来

人们路遇牧羊人也不能不向他致意，称他为“巴斯特”^①，因为牧羊人对此是很计较的。据说，看见牧羊人向他脱帽示意，可以消灾避祸。在特兰西瓦尼亚，遇到牧羊人，同其它地方相比，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弗里克被当作巫师，说是一个可使神鬼显灵的能人。有人说，吸血怪一听到巫师的声音就会俯首贴耳；又有人说，不止一次看见他在闰二月月落天黑的时辰骑在磨房的闸门上，或同狼群交头接耳，或对星斗冥思遐想。

弗里克对上述传说不加评论，因为这样对他有好处，他可以既卖毒药又卖解药。但是要注意，他同上了他的当的人一样，自己也是一个迷信的人。虽然他并不相信自己那套把戏，可是对当地流行的传说，他却毫不怀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弗里克预言古堡将要倒塌，并迫不及待地在魏尔斯特村宣扬此事，人们并不感到诧异，而是很自然地信以为真了。

弗里克使劲吹起白木长角号，把羊群集合起来，走上回村的路途。他那两只狗驱赶着羊群尾随其后。这是两条半鬃毛的杂种狗，暴躁而凶猛，与其说它们是护卫羊群的，还不如说它们凶神恶煞似地要把羊儿吞噬下去。这里有一百来只公羊和母羊，其中有十来只当年的奶羔，其余是出生三、四年即长了四颗到六颗乳牙的小羊。

这一群羊为魏尔斯特法官兼村长科尔兹所有。他每年付给乡里一大笔放牧税。牧主也很赏识他的牧羊人弗里克，因为他知道弗里克既是剪羊毛能手，又擅长治疗牲畜的诸多疑难病症。

羊群挤挤撞撞，头羊在前开路，靠近头羊的是母羊，羊

① *pasteur*，这个词在这里意含双关，既可作“牧师”解，又可作“牧人”解。

群咩咩地叫着，颈铃叮当之声不绝于耳。

出了牧场，就是一条很宽的小道，两旁是一望无际的田野。这边是高杆小麦，麦穗硕长，麦浪起伏不平；那边种的都是当地的“库乌鲁兹”种玉米。小道直通树林；林中凉爽昏暗，长的都是松树和枞树。再下面，希尔河，波光粼粼，河底的卵石清晰可见，水面上漂浮着从上游锯木厂里冲下来的碎木块。

羊群和猎狗在右岸停下来，拨开岸边杂乱的芦苇，把嘴伸到齐岸的河水里，贪婪地喝起水来。

魏尔斯特村座落在三枪射程之外的一座浓密的柳树林那一边。树林里长得都是高大的树木，而不是那种只有几尺高、生长不良的小矮株。这条柳林带一直沿伸到浮尔康山口的斜坡上。那里有个村庄，与山口同名，也叫浮尔康，它位于普莱扎山南半坡上的一块突出地方。

此刻，路上还见不到人影。通常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庄户人才返回家里，所以一路上没有人同弗里克打招呼。

正当他领着饮完水的羊群走进曲折的山坳时，在五十步开外的希尔河下游拐弯处出现了一个男子。

“喂！朋友！”陌生人向牧羊人打招呼。

这是一个奔走于乡间集市的货郎。无论在城市里，或是在小镇上，甚至在最偏僻的乡村，都能遇到这种人。他们能讲各国语言，同人交谈毫无困难。这个货郎是意大利人，撒克逊人，还是瓦拉几亚人呢？谁也说不清楚。实际上他是犹太人，一个波兰籍的犹太人。此人瘦高个儿，鹰钩鼻子，留着山羊胡子，前额高凸，两眼炯炯有神。

这小贩出售望远镜、温度表、气压计和形形色色的小钟表。货物简直太多了，有的塞不进他那挎在肩上用结实的带

子系牢的大包里，只好挂在脖子上，拴在腰带上。这真是一个货架子，一个流动的杂货摊儿。

也许是出于对牧羊人的敬重，也许是出于戒备，这个犹太人向弗里克举手示意，然后用由拉丁语和斯拉夫语混合而成的罗马尼亚语，怪腔怪调地说：

“诸事称心如意吧？朋友！”

“还可以……这要看天气。”弗里克回答说。

“您今天一定很顺心，因为今天是好天气。”

“明天下雨，我就不走运了。”

“明天要下雨？”小贩惊讶地大声说道，“你们这里没云彩也能下雨吗？”

“今天夜里乌云就会打山那边过来的……”

“您怎么看出来的？”

“这要看羊身上的毛。请看，这毛又干又硬，象鞣制过的皮革。”

“这么说，那些赶路的人可就倒霉了”

“不过，那些呆在家里的人会走运的。”

“可是，那还得有个家才行呀，巴斯特。”

“你有孩子吗？”弗里克问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成家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弗里克问这些话，是因为当地有这样的习惯，两人初次相遇，无非就聊这些事情。

过了一会儿，弗里克又问道：

“你从哪里来？货郎哥！”

“从爱尔芒斯塔德来。”

爱尔芒斯塔德是特兰西瓦尼亚的重镇，出了镇子就是流向匈牙利境内的希尔河河谷。顺河而下，能直达佩特香尼镇。

“那你要到哪儿去呢？”

“去克罗斯瓦尔。”

只要沿马罗斯河溯流而上，就能到达克罗斯瓦尔；然后沿着比哈尔山头几道山坡走，过了卡尔茨堡，就到县政府所在地了。这一趟顶多二十古里路^①。

这些出售温度表、气压计和旧钟表的商人总是那样古怪，总是使人想起霍夫曼^②鬼怪小说中的什么人物。这和他们的职业有关系。他们出售计时的钟表，出售报告天气的气温计和气压计，反正总离不开天气与时间，如同其他货郎总离不开提篮，编织品和棉布一样。人们常说他们好象是以“金沙漏壶”做商标的土星公司的流动推销员。这无疑就是这个犹太人给弗里克留下的印象。弗里克不无惊奇地望着那些玩意儿感到很新鲜，可是猜不透它们到底是干什么用的。

“喂！货郎哥，”他指了指对方问道，“这些玩意儿象吊死鬼一样挂在你腰带上，叮叮当当地直响，有什么用啊？”

“这个嘛，可是值钱玩意儿，”货郎回答说，“谁都用得着。”

“谁都用得着？”弗里克眨巴着眼睛问道，“难道放羊的也用得着吗？”

“对，牧羊人也用得着。”

“这个是干啥用的？”

① 约合一百五十公里。——译者注

② 霍夫曼，Hoffmann(1776—1822)，德国科学幻想小说作家。——译者注

“这个嘛，”犹太人将温度计在手中掂了掂，答道：“它会告诉你今天天气是冷还是热。”

“噢！朋友，这我自己就知道，要是我穿着短袖褂子还出汗，天就热；天冷的时候呢，穿上厚外套还直发抖。”

这点常识对一个牧羊人来说已经足够了。至于科学上的道理，他才不操那个心呢。

“这粗大的带指针的破烂是什么？”他指着无液气压计问。

“这可不是什么破烂，这是一件仪器，它能告诉你明天是晴天还是下雨……”

“真的吗？……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好！这个玩意儿就是卖一个克罗泽尔^①我也不要它！”弗里克振振有词地说：“要知道天气，只要看看云彩是在半山腰飘还是在山头上跑就行了。难道缺了你这玩意儿就知道不了二十四小时以后的天气吗？你瞧，眼前雾气濛濛，象是从地底下涌出来的。告诉你吧，明天准定下雨。”

的确，牧羊人弗里克是一位了不起的气象观察员，他真的不需要气压计。

“请问您需要不需要座钟？”小贩又开口问道。

“座钟？……我有一个自动的，它就在我的脑瓜顶上走着哪，那就是天上的太阳。你瞧，我的朋友，太阳停在罗杜克山顶上，就到了正午；它横着照到艾热尔特山口的时候，就是午后六点。我的羊群，还有我的猎狗，同我一样，都会看时间。你那玩意儿，你自己留着用吧！”

“不要就算，”小贩还嘴道，“假如我的买主都是你这样

① 克罗泽尔，古币名。

的牧羊人，要赚钱就难啰！这么说，您什么也用不着？”

“什么也用不着。”

何况，便宜没好货。气压计不准，钟表不是快就是慢。总之，都是些地道的蹩脚货。牧羊人大概早就发现了这些毛病，要不他怎么什么也不想买呢！然而，他去拾牧羊棍的时候，碰了一下挂在商贩背带上的一个管子，便问道：

“你那管子做啥用的？”

“这不是什么管子。”

“那么是一枝枪吧？”

牧羊人把那东西当成了一种大枪口的老式手枪了。

“不是，”犹太人说，“这叫望远镜。”

这是一支普通的单筒望远镜，它能放大五、六倍，也能把距离缩短同样的倍数，效果都很好。

弗里克从商贩身上解下望远镜，翻来复去地看，不住地用手抚摸，将套筒一会儿拉出来，一会儿缩进去，然后晃着脑袋问道：

“这是望远镜？”

“不错，巴斯特，还是上等货呢！它能使你看得很远很远。”

“噢！我的眼睛很好使，朋友。晴天里，我能看到累底埃扎脱山头最远的岩山，也能看见浮尔康山口深处最远的树木。”

“连眼也不眨一下？”

“不眨一下。是露水使我的眼力这样好，因为我常常露宿在旷野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露水能把眼珠子洗得干干净净。”

“什么？……露水？”商贩不以为然地说，“依我看，露水

会弄瞎眼睛……”

“对牧羊人不会的。”

“就算这样！不过，你的眼力再好，也比不上我把望远镜往眼睛前那么一放看得远。”

“不见得吧。”

“不信您就把眼睛靠近看一看……”

“让我看看？……”

“请您试一试。”

“试试不要钱？”弗里克问道。这个人天生的对别人满腹狐疑。

“你不买东西，我一个钱也不要你的。”

弗里克总算放了心。他拿起商贩给他的调好距离的望远镜，闭上左眼，将目镜放在右眼上。

他首先顺着普莱扎山向浮尔康山口望去，然后他放低望远镜，朝魏尔斯特村了望。

“咦！真清楚啊，……比我的眼睛看得远多了，……那是大街，……看见走路的人了，……那不是护林人尼克·戴克，他刚巡逻回来，还背着背包，肩上扛着枪……”

“刚才我对你说什么来着？”商贩提醒他。

“是啊，……是啊，……一点不错，是尼克！”牧羊人又说道，“从科尔兹老爷家中走出一位姑娘，红裙子，黑上衣，是不是要去迎接老爷……那是谁家的姑娘啊？”

“您就瞧吧，巴斯特，您一定能认出姑娘也能认出小伙子来……”

“啊！可不是，……那是米柳达……美丽的米柳达！……一对情人……看清楚了，是一对情人……他们可得老实点，你看，我这管子正对准他们，他们避不开我的眼睛。”

“我这机器您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嘿，嘿，……它看得真远！”

单从弗里克从来没有见过望远镜这件事，就可以看出，魏尔斯特村在克劳桑堡县是最偏僻的村落了。

“好啦，巴斯特，”货郎又说道，“再往远处瞄瞄吧，魏尔斯特村太近了，往远处照，听我的，再往远照……”

“往远照也不要钱？……”

“不要钱。”

“好！……我瞧瞧匈牙利那边的希尔河！……看到了，……那不是里伐杰尔教堂的钟楼，……它那缺条胳膊的十字架，我认出来了……再远一点，我看见佩特香尼教堂的钟楼了，在山谷里，四面围着枞树林子，它那只白铁公鸡张着嘴巴，是不是叫它的小婆子呢！……那边一座高塔直立在树丛中，看来是背特里亚塔了……但是，我想，货郎哥，既然怎么看都是一个价儿，那么请等一等。”

“都是一个价儿，巴斯特。”

弗里克的视线转向奥尔加勒高地；然后望远镜又沿着普莱扎山坡上阴暗的森林帷幕移动，最后镜头里出现了远处古堡的轮廓。

“看见了！”他叫了起来，“第四个树枝掉在地上，……我以前没看错！……谁也不会把它拾起来去点燃圣约翰的神火……谁也不会的，包括我在内……这要冒生命危险……还有灵魂也要冒险，但是，你一点也不用操心！……今天夜里，有人会把树枝扔到地狱的火里烧掉，这个人就是肖尔特！”

肖尔特是魔鬼的名字。当地人一说肖尔特，指的就是魔鬼。